

夏日薄荷

■徐宏敏

在网上买盆栽，突然看到水培薄荷，一大簇，长在玻璃瓶里，根系发达而绵密。隔着屏幕，我仿佛闻到清清薄荷香，于是买了一盆。

收到后，摘了几片叶子，放在鼻子边闻了闻，味道很淡雅，只有隐隐几缕薄荷香。也许是因为水培稀释了香气，如果是土生土长，味道应该更浓。

放在花架上，小小的一株，很普通。如果不闻味道，我可能忘记了这是薄荷。肥厚的叶面，被分成若干鼓起的碎块，摸上去有凹凸感，像浮雕一样。加上边缘有锯齿，叶子显得很粗糙。茎也没什么特色，又粗又硬。整个植株像是野草，一看就不是娇生惯养的花。

商家很聪明，把乡间的野花野草都搬上台面，没想到买的人还挺多。一盆几块钱，放在桌面做装饰，或者养在室内驱蚊，或者做佐草，做凉菜，泡薄荷茶……总之很实用。

我原本不知道薄荷可以吃，那天买冷饮，店家调了一杯薄荷柠檬青瓜冰水，里面放了几片薄荷叶子，加上薄薄的柠檬片、青瓜片，杯底沉了几块碎冰，三种组合，富有层次感。很简单的材料，但喝起来清爽可口，和夏天很配。

回家后我照着调了一杯，还挺好喝。后来整个夏天，我有空就做这种饮料，去暑又解渴。

薄荷是我从小接触的植物。小时候我在外婆家长大，村里的人都爱种薄荷。他们不叫薄荷，叫“留兰香”，留兰香、留兰香地喊着，像是在叫一个女孩的名字。我一直以为薄荷就是留兰香，长大后才知道留兰香是薄荷的一个

品种。

夏天，走在路上，随处可见薄荷田，空气里都是薄荷的味道，很浓郁。有调皮的孩子去拔薄荷，手上不仅会留下一抹绿，还会留下持久的薄荷香。

村里人种薄荷是为了卖钱。薄荷很好养，茎挺硬粗壮，如果不管它，它可以一直往上长，甚至会窜根，往外扩大自己的地盘。叶子摘了还会再长，一茬又一茬，生命力很顽强，可以说是不会死的植物。

在酷暑的时候，村民们采摘好，装车，拉到专门加工的地方，熬成薄荷油卖，也会留一点自用。

外婆家也有少量薄荷田，她让外公采摘后卖给别人，然后买一大瓶薄荷露自己用。薄荷露浓度很高，打开瓶子，眼睛被熏得眯成了一条缝，味道吸进鼻腔，有一种眩晕的感觉。我只闻过一次，便不敢再凑上去闻第二次。有时我不听话，外公就会打开瓶子，逼着我闻薄荷的味道，我就会变得很乖很乖。

晚上，外婆给我洗澡，往水里洒几滴，清清凉凉的。那时的蚊子很多，外婆说，用薄荷水洗澡可以驱蚊。

从我记事起，小时候的每个夏天，都有薄荷的陪伴。所以现在再看到薄荷，总有一种亲切感。

现代人住在高层，装了纱窗，已经很少有蚊虫，再也不用薄荷露洗澡，擦身，追求淡雅的香味，薄荷似乎已无用武之地。多亏了商家，把薄荷做成盆栽，让它重新走进生活。

草木无言，时光惊雪。每一种植物都有它存在的意义，现在它以另外一种方式陪伴我，用悠悠沁香，传递温情。



睡莲盛开 徐昱 摄

热心老妈遭冷遇

■马亚伟

老妈拎着一包水果回家，见到我就抱怨：“5号楼的王老太真是怪人！前一阵她老伴生病了，我们这些老姐妹带着东西去看望她。大家陪她说说笑笑，开始她还挺开心的。我跟她说，现在她有难处，老姐妹们打算帮她一下，大家分好工，每天帮她买菜，她家里有事我们随叫随到。可王老太一听这话就恼了，说她有胳膊有腿，用不着别人照顾，家里的事不用别人管。说完，还把带我们去的水果给退了回来，太不给人面子了！”

我认识5号楼的王老太，老夫妻俩无儿无女，但特别好强，从不给别人添麻烦。老两口是特别自尊的人，老妈她们去送温暖，但在老两口看来，有同情施舍的意味，所以人家果断拒绝。

人的某些特质，到了老年会发挥得淋漓尽致，比如老妈的热心肠，简直到了忘我的地步。前一阵，她看扫楼梯的李老太年龄不小了，于是热情地跟人搭讪。得知李老太只比她小一岁，老妈颇为感慨，私下对我说：“李老太这么大年纪还出来干活，一个月挣不了两千块钱，不知道家里什么情况。谁家的儿女舍得让老妈这么大年纪了还出来做事，家里肯定有难处。”我对老妈说：“李老太的儿子买了房子，每个月要还房贷，儿媳在家带孩子，孩子才一岁，没法出来工作，家里确实有点困难。不过李老太身子骨硬朗，这点活也不累，没事的。”

老妈听我说了李老太的情况，爱心大爆发，后来竟然背着我每天帮李老太打扫楼梯。两个人一起打扫楼梯，干起活来快多了。这事有半个多月了，我每天吃过早饭就去上班，根本不知道这

事，后来还是小区一个认识的人问我：“你给你老妈找了工作？”我很纳闷，他才说经常看到老妈打扫楼梯。

我得知这事，跟老妈急了。老妈的膝盖有毛病，医生不让总是上下楼梯，可她为了帮李老太，竟然不顾自己的身体。热心过度，做力所不能及的事，老妈这种做法让我火冒三丈，于是冲她吼起来：“人可以热心，但要量力而行，如果只顾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，不管别人愿不愿接受，也不顾自己能不能承受，这就不是爱心这么简单的事了！这种做法，不值得提倡。你也感觉出来了吧，这阵膝盖疼的老毛病又犯了！”没想到老妈还理直气壮：“我整天没事干，帮帮人家怎么了？我的事你少管，我想干啥就干啥！”

我与老妈不欢而散。后来我遇到李老太，她很不好意思地对我说：“我不让你妈帮我，可拦都拦不住。她天天这样，弄得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。其实这点活我干起来不费劲，根本不想让她帮忙。”我让李老太把这些话跟老妈说说，她答应了。

这事过了两天，老妈又遇上王老太的事。两件事给老妈上了一课：热心要有度，适时适当的热心别人容易接受，而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热心，或者别人不愿接受的热心，对彼此来说都是负担。

经过了这两件事，老妈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。她对我说：“什么事都要有个分寸，不能总是按自己的想法来。”我开玩笑说：“热心老妈遭冷遇，以后爱心还要保持，但不能泛滥。”老妈笑呵呵地点点头。

母亲的“欢喜”草莓

■马海霞

母亲递给我一碗草莓，笑盈盈地让我尝尝。这是母亲第一次种草莓，自从结了果儿，母亲便天天进菜地看草莓，恨不得“望莓”助长，好不容易盼着草莓开始变红，母亲欢喜起来，打算等全红了再采摘。几天后，母亲留意到有几个草莓红了，打算次日一早摘了让我们尝尝，没想到老鼠也是这样想的，并且加了个夜班，趁母亲熟睡之际，将红透了的草莓投喂了自己。

母亲之所以断定是老鼠，因为一早发现红草莓被啃食了，作案时间是夜里，老鼠是罪魁祸首。于是母亲在草莓畦四周加了细密的铁丝网，有半米多高，母亲说挡“君子鼠”，渣鼠挡不住，别说半米多高的铁丝网，几十米它也能爬得上去，我大姨住五楼，家里还进去过老鼠呢。我赞同，在一旁说道，老鼠生来会打洞，从地下挖了洞也能绕过铁丝网。

好在，老鼠没费这些智商，因为外面能吃的东西很多，单垃圾箱就够它们翻一阵子的，所以接下来的几天没有爬铁丝网或遁地进去偷吃草莓。

母亲得意地说：“我早跑它们前头了，不等草莓全红透，我就摘下来。”怪不得母亲让我吃的草莓红中带青呢。不过，因为是自己种的，没添加任何催熟催红的东西，半红半青，或稍微有点青的草莓也很甜，而且因为没有熟透，草莓没有彻底软掉，还保留着点倔强的硬度，摘下来可以留放好几日，若要送人的话，也不必担心途中颠簸碰撞。

母亲说：“动物真是比人在吃食上还讲究，草莓红透了才吃，鸟儿比老鼠嘴还刁，要等草莓红得软甜软甜的才下口啄食。所以，草莓不等全红便采摘下来，打个时间差，让老鼠和

鸟儿等个空欢喜。”

可好景不长。一日我妈对着我叹息：“老鼠只安稳了几日，又出洞了，糟蹋了好几株草莓，半红的草莓也下嘴了，只吃红的一面，将青面留地里。并且和鸟排好了班，老鼠夜里啃，鸟儿白天啄，鸟也跟老鼠学渣了，红一点吃一点，一点儿不讲‘吃得’。”

母亲只好用纱网做了个大罩子，将草莓罩住，夜里又将猫拴到地里看家。白天母亲巡视草莓时，费点力气将大罩子掀开，一颗一颗给草莓“相面”，离开时再用大罩子罩住。

草莓成熟时节，母亲一天掀好几次大罩子，她熟知每一片叶下有几个草莓，几大几小，哪一颗草莓红了多少。今天采摘了送大儿子，后天采摘了送二儿子，再有红的又轮到我了。

自己种的草莓就是好吃，好几年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草莓了，从市场上买的草莓，母亲总是拿捏不准，看着个头颜色都像熟透了，但买回家一尝，味道总有些失望，于是，母亲决定自己种草莓。

母亲种的草莓让我吃出了人间喜悦。我让母亲尝尝，可母亲说，早尝过了，吃不下了。为试探母亲，我故意留了几个草莓在碗底，说不吃了。母亲一边收拾碗，一边将草莓塞嘴里说：“还是自己种的草莓甜。”

一阵心疼，母亲有好东西先让我们吃，这“毛病”一辈子也改不掉。草莓虽好吃，但初种草莓的母亲，费了多少体力，动了多少心思，才将一颗颗甜草莓送到我们嘴边。于是，母亲再送我草莓，我便剩一半给她。

母亲知道我是故意剩下的，她接过去时，一丝满足和幸福挂在嘴角。母亲的欢喜就是如此简单。